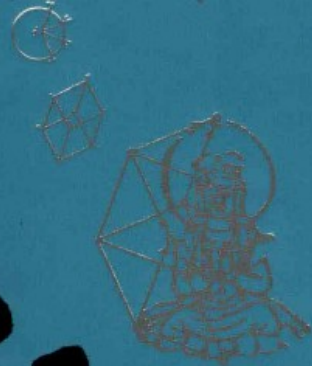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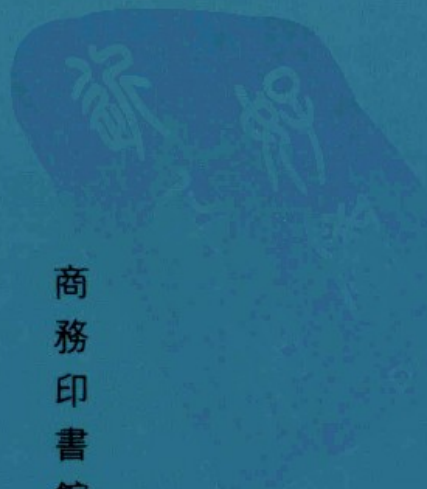


敦 煌



楞伽經畫卷



商務印書館

敦
煌

石窟全集



敦煌

石窟全集 11

敦煌研究院主編

楞伽經畫卷

本卷主編 賀世哲



商務印書館



敦煌石窟全集

主編單位 敦煌研究院

主 編 段文杰

副 主 編 樊錦詩(常務)

編著委員會(按姓氏筆畫排序)

主 任 段文杰 樊錦詩(常務)

委 員 吳 健 施萍婷 馬 德 梁尉英 趙聲良

出版顧問 金冲及 宋本文 張文彬 劉 杲 謝辰生
羅哲文 王去非 金維諾 周紹良 馬世長

出版委員會

主 任 彭卿雲 沈 竹 劉 煒(常務)

委 員 樊錦詩 龍文善 黃文昆 田 村

總 攝 影 吳 健

藝術監督 田 村

楞伽經畫卷

主 編 賀世哲

攝 影 孫志軍

封面題字 徐祖蕃

出 版 人 陳萬雄

策 劃 張倩儀

責任編輯 劉 煒

設 計 呂敬人

出 版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匯廣場8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製 版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印 刷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版 次 2003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2003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62 07 5285 6

版權所有，不准以任何方式，在世界任何地區，以中文或其他任何文字，仿製或轉載本書圖版和文字之部分或全部。

© 2003 The Commercial Press (Hong Ko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and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All inquiries should be directed to:

The Commercial Press (Hong Kong) Ltd.

8/F., Eastern Central Plaza, No.3 Yiu Hing Road, Shau Kei Wan, Hong Kong

前言

全面系統詮釋禪宗經典的敦煌壁畫

禪宗是以靜修為旨歸的中國佛教宗派之一，因主張修習禪定，故名。從初祖菩提達摩弘揚禪法，到唐代自成一宗，至今傳承千餘年而不絕，禪宗成為在中國流傳時間最長的佛教宗派，禪修思想更予國民莫大影響。楞伽經、金剛經、思益經和密嚴經等禪宗經典，大多主張世本虛無，強調靜修求解脫，它們不僅在禪宗的發展過程中起過重要作用，而且對敦煌佛教發展影響深遠。從唐朝中後期開始，敦煌的善男信女以上述諸經為題材，創作出大量禪宗壁畫，流傳至今，敦煌石窟成為中國現存禪宗壁畫品類最齊備的地方。

一、禪宗的興起

禪，梵文意為運用思維活動進行的修持。作為以靜修為旨歸的佛教宗派，禪宗的興起，與中國中世紀統治階層對土地的瘋狂佔有現象緊密相聯，加之南北朝時北方少數民族向中原大舉進攻，失去土地和家園後流離失所的流民是禪宗產生的土壤。

土地是農民生計之維繫，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家庭，失去正常的生存條件。南北朝時，統治階層為擴張土地展開混戰，農民失去土地和家園，大量流民湧現，到處流動逐食。當時的僧侶、寺院受到統治者一定程度上的保護，流民便湧入寺院，削髮為僧。當寺院不足以容納時，部分無寺可居的僧人，只得流向社會，成為遊僧。他們需要為自己的這種遊蕩乞求的傳教方式找到佛理上的支持。

流民與遊僧物質上一無所有，根本無力改變當時的現狀，要解脫困苦唯有指向內心。楞伽經宣揚“一切佛語心”，強調以心為本，主張向

內心求解脫的修行方式，楞伽經自然成為他們所願尊奉的重要經典。此外，當時的流民蓄徒聚眾，從山野到城邑，遊止不定，楞伽經強調遊化，倡導在鄉野修行，“宴坐山林”，無疑為這種遊化行為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也是遊僧選擇奉持楞伽經的重要原因。當然，正是由於楞伽經主張遊化，遊僧們為實行楞伽經的主張，便在社會上四處遊化，反映了一種為行動尋找理論、以理論指導行動的雙向互動關係。這些信奉楞伽經的遊僧被稱為“楞伽禪師”。當時南方戰亂較少，北方的楞伽禪師大規模地向江淮、東南、嶺南等地區移動，他們在遊化中吸引更多的信徒，在社會上的影響日見擴大。

及至隋唐，社會趨於穩定，客觀環境的改善使得遊化沒有繼續下去的必要，楞伽禪師道信（公元579～651年）便在黃梅雙峰山定居下來，提倡禪務並重，在固定的地方既修禪又耕作，自給自足。由此，作為一個宗派，禪宗的雛型開始出現。到五祖弘忍時代，這個隱居山林三十餘年的黃梅禪僧團，公開於世，並迅速發展，此時金剛經成為禪宗傳法的主要經典。公元676～796年間禪宗分裂為南北二派，南宗領袖慧能重金剛經；而與楞伽經思想相近，宣傳諸法空寂、本無生滅的思益經則為北宗神秀等所宗要。有唐一代，禪宗勢力遍及全國，楞伽經、思益經、金剛經、密嚴經等這些在心性修養方面更全面、理論體系更精緻的經典在禪宗中的地位漸隆，被廣泛信奉。密嚴經所強調的“觀行”、“正定”禪觀，就深為敦煌著名禪師摩訶衍所重。

二、禪宗在敦煌的傳播與興盛

禪宗由內地傳入敦煌，重要傳播者之一為著名禪師摩訶衍。唐開元

年間摩訶衍在長沙岳麓寺修行，先後師從兗州降魔藏、京兆小福、西京義福三位禪師，此三禪師都是禪宗北宗神秀的法嗣。摩訶衍後又拜投在南宗荷澤神會門下。摩訶衍到敦煌的時間不詳，估計是吐蕃佔領敦煌之前，隨大批唐軍退守到敦煌的。他在敦煌弘法多年，影響深遠。敦煌遺書王錫撰《頓悟大乘正理決》記載，公元792～794年摩訶衍奉吐蕃贊普赤鬆德贊（公元755～797年在位）之命，赴拉薩與印度僧人蓮華戒辯論禪法。辯論中摩訶衍說他一生唯習大乘，所修禪法依據為《大般若》、《楞伽》、《思益》、《密嚴》、《金剛》、《維摩》、《大佛頂》、《花嚴》、《涅槃》、《寶積》、《普起三昧》等大乘經文。大約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摩訶衍由吐蕃返回敦煌，被授予“蕃大德”稱號。

在摩訶衍的影響下，敦煌出現了一批禪師，弘揚禪學。如在吐蕃佔領時期“遷知釋門都教授”、在張議潮收復敦煌後又任河西都僧統的名僧洪誓，即研習六祖慧能所倡“頓悟”禪法，“知色空而明頓悟，了覺性而住無為”，聲名遠播；北宗神秀、普寂一系的敦煌乾元寺大德法海、闍梨張金炫也通曉禪學；繼洪誓為河西都僧統的法榮，主張向“五乘之奧探玄，七祖之宗窮妙”，又云：“南能入室，北秀升堂。”這裏的“七祖”、“北秀”指禪宗北宗神秀，“南能”即是南宗慧能。

由於這些禪師在敦煌廣泛宣教，楞伽經、金剛經、思益經、密嚴經等禪宗經典在敦煌得到推廣。前面提到的《頓悟大乘正理決》中，共計引用20餘種大乘佛經，其中引用次數最多的是楞伽經，共計31次，其次是思益經11次，金剛經9次，密嚴經4次。在另一卷敦煌遺書《頓悟大乘正理決·長編》前132行中，楞伽經出現14次，思益經出現6次，

密嚴經出現8次。而一般民眾中也出現了很多禪宗信仰者，從莫高窟壁畫中的諸多供養人題記中可見一斑。如“修行頓悟優婆姨如祥一心供養”、“女頓悟大乘優婆姨十二娘一心供養”、“頓悟賢者朱三一心供養”，這些題識都說明供養人是信奉禪宗的。

三、禪宗壁畫品類齊備

楞伽經、金剛經、思益經、密嚴經等在敦煌的流行，極大地推動了敦煌禪宗壁畫的興起，楞伽經變、金剛經變、思益經變、密嚴經變等不斷出現，可謂品類齊備。據統計，敦煌現存楞伽經變11鋪，最早的出現於中唐；金剛經變18鋪，都是唐代的繪畫作品，其中有13鋪繪於吐蕃佔領時期（公元781～848年）；思益梵天所問經變現存15鋪；密嚴經變在敦煌現存數量不多，總共4鋪。本卷將表現禪宗思想的楞伽經變、金剛經變、思益經變、密嚴經變匯集於一書。

除收錄上述禪宗壁畫外，本卷還將唯識宗所重視的天請問經變附帶收入。這是因為，歷史上禪宗與唯識宗雖是兩大不同佛教派別，但在敦煌它們卻結合得甚為緊密，許多著名禪師既深修禪法，又洞達“唯識”。敦煌壁畫中現存30餘鋪天請問經變。

值得重視的是，這五大經變均是描繪釋迦牟尼佛在向眾菩薩、天神等宣講佛法，大都為宏幅巨制、場面恢弘。不僅人物眾多，關係複雜，而且經義深奧、富於哲理。這些經變畫題材既不見於古代印度和中亞地區的石窟，中國新疆等地的石窟或佛寺中也沒有出現，因此它們應該是古代敦煌畫師以義理深奧的諸經為依據，獨創的經變壁畫傑作，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彌足珍貴。為了闡述和詮釋經文，在這些經變畫中還穿

插着大量引人入勝的譬喻故事畫，從多角度真實反映了中世紀中國社會各個階層的生活狀況，成為記錄世俗民風的代表作。

本卷所收的五個經變，前人曾作過定名工作。近十餘年來，敦煌研究院的研究人員對各種圖像資料調查整理，專題研究，對少數定錯名的經變作出訂正。在長期研究的基礎上，本卷勾勒出五大經變的完整概貌，在對經變畫面的解讀、分析方面，作了一些重點深入的探討，較為系統地介紹了數百年間禪宗在敦煌的發生、發展過程，多角度地揭示了敦煌禪宗壁畫的歷史意義。

目 錄

前 言 全面系統詮釋禪宗經典的敦煌壁畫	005
第一章 楞伽經變	
序 論 三界唯心的楞伽經	012
第一節 摩羅耶山——楞伽經變的標誌	015
第二節 深含寓意與趣味濃郁的比喻畫	043
第三節 禁斷食肉與世情生活的再現	071
第二章 金剛經變	
序 論 闡發般若真義的金剛經	094
第一節 氣勢恢弘的金剛法會	099
第二節 金剛經變的標誌性故事畫	123
第三章 思益梵天所問經變	153
第四章 密嚴經變	183
第五章 天請問經變	199
圖版索引	234
敦煌石窟分佈圖	235
敦煌歷史年表	236

楞伽經變



序論 三界唯心的楞伽經

《楞伽經》全名《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或《入楞伽經》，梵文原本形成於古印度笈多王朝時期（公元4～6世紀），屬於中期大乘佛教經典之一。於公元5世紀中葉傳入中國，先後共有四種漢文譯本流行：

- 1、北涼曇無讖譯《楞伽經》四卷，已佚。
- 2、南朝劉宋元嘉二年（公元443年）求那跋陀羅譯《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四卷，今存。
- 3、北魏延昌二年（公元513年）菩提流支譯《入楞伽經》，十卷，今存。
- 4、唐久視元年（公元700年）實叉難陀譯《大乘入楞伽經》，七卷，今存。

“楞伽”，指楞伽山，是位於印度半島南端的錫蘭島，即今斯里蘭卡，相傳為釋迦宣講楞伽經處。《楞伽經》意謂佛入此山宣講的寶經。經文偏重於理論的研究和哲學的說明，基本思想是強調“三界唯心”，即宇宙萬物皆是虛假不實，唯是自心所見。認識的對象不在客觀世界，而在主觀內心。眾生悉有佛性，皆可得到解脫。解脫的重要途徑就是修習六度，特別是六度之一的坐禪觀心。經中將禪分為四種：愚夫所行禪、觀察義禪、攀緣如禪、如來禪。其中特別推崇如來禪，認為如來禪能真實證入如來境地，頓悟自心本來清淨無有煩惱，此心即佛。因此認為如來禪是感悟佛的內證境界的最高級的禪法，進入這種禪定，就可以進入佛的境界，普渡眾生。

該經對中國佛教影響頗大，為禪宗和法相宗依據的主要經典之一。據說禪宗初祖菩提達摩所傳禪法即以楞伽經為宗旨，並將此經傳授給弟子慧可，告誡慧可云：“我觀漢地，唯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得度也。”在慧可及其門徒的弘揚下，逐漸形成專以研習楞伽經為業的“楞伽師”，即為禪宗的先驅者。唐代，楞伽經由楞伽師西傳至敦煌。據記載，北宗神秀的兩大弟子義福與普寂在敦煌均有傳人，義福的弟子摩訶衍曾在敦煌廣佈楞伽經，普寂的弟子某禪師也由京洛到敦煌三危。敦煌遺書唐·淨覺撰《楞伽師資記》云：“大德禪師代代相承，起自宋·求那跋陀羅三藏，歷代傳燈，至於唐朝總八代，得道獲果有二十四人也。”

楞伽經三種譯本在敦煌遺書中均有發現，總數約在一百二十件以上，以實叉難陀譯《大乘入楞伽經》為多，說明敦煌地區流行楞伽經典主要是《大乘入楞伽經》。實叉難陀是唐代西域高僧，其譯本在敦煌地區盛行，或許與武則天有密切關係。武周時期，禪宗在社會上已有很大影響，為借助禪宗鞏固統治，武則天大力扶植禪宗發展。她曾先後詔令禪宗北宗領袖神秀和南宗領袖慧能赴京。據記載，神秀入京後，女皇“親加跪禮。內道場豐其供施，時時問道”，王公大臣更是“競至禮謁，望塵拜伏，日有萬計”。此外，她還詔請西域高僧實叉難陀翻譯楞伽經，並親自寫序。由於受到當政者的推崇，實叉難陀譯本在敦煌盛行，也就勢所必然。

在中國畫史上，根據楞伽經所繪經變畫，唯一的文字記載見於敦煌遺書新本《六祖壇經》，上載禪宗五祖弘忍（公元601～674年）於龍朔元年（公元661年）邀請宮廷畫師盧珍至黃梅縣馮茂山禪寺，準備畫“楞伽變相，並畫五祖大師傳授法衣，流行後代為記”。盧珍至現場察看了寺壁，定於第二天動筆。但當天夜裏，禪寺和尚神秀在擬畫楞伽變相的牆壁上寫下“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的偈語，繪畫之事遂作罷。唐代兩京寺壁是否畫有楞伽經變，史無記載，不得而知。故敦煌楞伽經變因彌補了畫史的空白而彌足珍貴，另外，這些壁畫題材不見於古代印度、中亞以及中國新疆龜茲等地的石窟中，表明它們很可能是唐代敦煌畫師的獨創。

敦煌現存的11鋪楞伽經變主要依據實叉難陀譯《大乘入楞伽經》繪製。《大乘入楞伽經》共分七卷十品，佛理玄奧，多難入畫。敦煌各時代的楞伽經變內容變化不大，多以表現該經《羅婆那王勸請品》、《集一切法品》、《無常品》、《斷食肉品》、《偈頌品》為主，主要畫面包括請佛上山、廣喻幽旨、禁斷食肉。本章擬就此三部分畫面分別予以介紹。

敦煌石窟楞伽經變分佈表

朝代	公元	窟號	位置	附注
中唐	9世紀初至839年左右	236	南壁	嚴重漫漶
歸義軍時期	晚唐	861-865年	窟頂東坡	張議潮窟，煙熏。
		862-867年	窟頂東坡	翟法榮窟，良好。
		893年	南壁	良好。
		900-910年	南壁	良好。
		459	南壁	殘破。
	五代	947-951年	南壁	曹元忠窟，良好。
		4	南壁	殘破。
	宋	962年前後	窟頂東坡	曹元忠窟，良好。
		974-980年	南壁	曹延恭窟，一般。
		456	南壁	一般。

第一節 摩羅耶山——楞伽經變的標誌



實叉難陀譯《大乘入楞伽經·羅婆那王勸請品》主要講述楞伽經的由來：一次釋迦佛在海龍王宮為海龍王及其眷屬說法，滿七日，從大海中出，無量億梵釋護世諸天龍等，到海邊迎接。釋迦佛舉目望見摩羅耶山頂的楞伽城，微笑着說：過去諸佛都在楞伽城中講過各自“所得聖智證法”，“我今亦當為羅婆那王開示此法”。羅婆那王住在楞伽城中，遙知釋迦佛心意，即與眷屬下摩羅耶山，往詣佛所，請佛上山說法。釋迦佛接受了羅婆那王的請求，上山說法。

中國現存最早的南朝求那跋陀羅譯四卷本《楞伽阿跋多羅寶經》中並沒有“請

佛上山”的內容。英國渥德爾教授認為，唐代實叉難陀譯《羅婆那王勸請品》的內容是後人補加的。但北魏菩提流支譯《入楞伽經》卷一有此品，名《請佛品》，它與上面所介紹的實叉難陀譯本的內容大致相同。

敦煌的楞伽經變“請佛上山”情節是依據《大乘入楞伽經·羅婆那王勸請品》繪製，為各時代楞伽經變必有之畫面。主要的內容包括：釋迦佛在龍宮說法，龍王及其眷屬在龍宮聽法；羅婆那王下摩羅耶山請佛到楞伽城說法，諸菩薩聽法等。其中，楞伽城所在的摩羅耶山是識別此經變的主要依據。



莫 85 窟楞伽經變之請佛上山情節分佈示意圖

- ① 摩羅耶山 ② 楞伽城說法 ③ 龍宮說法 ④ 天龍奉迎釋迦佛 ⑤ 羅婆那王下山請佛
⑥ 釋迦佛接見羅婆那王 ⑦ 羅婆那王與夜叉 ⑧ 上山說法

敦煌壁畫絕大多數經變的構圖，是以巨大的空間繪說法圖，主尊居中說法，諸菩薩、弟子等層層環繞，猶如眾星捧月，十分壯觀。而楞伽經變卻是以巨大的空間表現請佛上山的內容，雄偉的摩羅耶山兩頭大，中間小，狀如束腰鼓，聳立在大海中，成為經變的中心。楞伽經云：摩羅耶山狀如須彌山。須彌山是梵文的音譯，意譯為妙高山、好高山、善高山等，原係印度神話中的名山，後被佛教所沿用。佛教認為宇宙由三千大千世界構成，在每一個大千世界中都有一座須彌山，它位於大千

世界的中央，高出水面八萬四千由旬，周圍有八大山、八大海環繞。“由旬”係古印度計算距離的單位，以帝王一日行軍之路程為一由旬，大約相當於中國古制40里左右，“八萬四千由旬”可見須彌山之高。佛教傳入中國以後，神仙家將須彌山附會為中國的崑崙山，“對七星之下，出碧海之中”，以西王母為首的諸多神仙就居住此山。楞伽經變中摩羅耶山形象，在古代印度佛教造像中從未見過，當係中國古代藝術家對崑崙山的描繪，這實際上反映了中國與印度宗教思想的一種融合。